

2025年第50期新闻稿：喀拉拉邦已消除极端贫困



《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》，尤娜娜·穆罕默德（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）作于2025年。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2025年11月，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皮纳拉伊·维贾扬（Pinarayi Vijayan）**宣布**，这个有着3,400万人口的西南邦已消除极端贫困，成为继2022年**中国**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之后，世界上少数几个根除极端贫困的地区中的一员。

喀拉拉邦的成就之所以重要，原因有二。首先，在一个仍有**数亿**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的国家，喀拉拉邦是印度28个邦和8个中央直辖区中唯一克服了极端贫困的地区。其次，喀拉拉邦的执政党是由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（LDF），因此难以获得由右翼的印度人民党（Bharatiya Janata Party）领导的中央政府的援助。

喀拉拉邦的“极端贫困消除计划”（Athidaridrya Nirmarjana Paripaadi, EPEP）建立在数届左翼政府的努力和数十年的工农斗争之上，催生了强大的公共机构和群众组织。2021年5月，印度共产党（马克思主义）领袖维贾扬召开第二届左翼民主阵线的首次内阁会议，并在会上发起“极端贫困消除计划”。政府按照严格标准，围绕是否拥有就业、食物、健康和住房对家庭进行筛选，最终识别出64,006家极端贫困户，共计103,099人。为开展此项调查，政府动员了包括公职人员、合作社成员、左翼群众组织成员在内的约40万名调查员，找出贫困家庭面临的具体问题。这些调查员为每个家庭制定精准扶贫计划，保障其权利，确保其获得公共服务，为其争取住房、医疗保健和生计支持，增强其脱贫能力。在此次行动中，合作社至关重要。脱贫计划的实现也离不开地方自治政府的参与，这也是喀拉拉邦成功推行权利下放的结果。在本期新闻稿发布之际，喀拉拉邦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地方自治政府选举。



《乌代普尔合作社工人》，梵希卡·巴布尔（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）作于2025年。

过去几年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乌拉伦加尔劳工承包合作社（Uralungal Labour Contract Cooperative Society, UL）研究中心开展密切合作，构建关于喀拉拉邦合作社运动的知识体系。能在喀拉拉邦宣布消除极端贫困的一个月内，发表联合研究报告《印度喀拉拉邦的合作社运动》，我们深感自豪。报告聚焦于六个不同的合作社，由与其密切合作的学者开展研究、撰写文章，其中有一篇重点介绍了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（Kudumbashree）。这个妇女合作社由近500万名成员组成，在“极端贫困消除计划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1957年，喀拉拉邦首届民主政府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上台，随即着手实施包括土地再分配在内的土改计划，并扩大普及公共教育、医疗保健、住房和图书馆等社会公共品。乡村格局民主化，加之持续的社会动员，加速了喀拉拉邦数百万人民在社会指标上的提升，令世界瞩目：识字率几乎覆盖全民，极低的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，较高的人均预期寿命，以及人类发展指数位列印度前茅。在精准扶贫计划出现之前，这些长达数十年的投入早已为消除贫困创造了条件。1957 - 1959年、1967 - 1969年、1980 - 1981年、1987 - 1991年、1996 - 2001年、2006 - 2011年，以及2016年至今，喀拉拉邦均由共产党的联合民主阵线领导。即便是左翼在野时期，其社会动员也确保了右翼政府无法逆转现有成果。



《迪内什比迪合作社的朗读计划》，卡丹巴里（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）作于2025年。

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债务紧缩模式的兴起，左翼民主阵线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，要求其叫停部分项目、推行私有化。然而，左翼民主阵线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。1996年，政府启动“**人民计划运动**”（People’s Plan Campaign），旨在推动分权规划（Decentralised Planning）。政府将40%的邦级支出下放给地方政府，要求地方政府自行确定需求、设计项目，并为发展项目分配预算。喀拉拉邦人民没有制定“一刀切”的发展和扶贫计划，而是设立因地制宜、因事制宜的发展项目，重点解放阿迪瓦西人、达利特人和沿海社区在内的被剥削和边缘化的社群。这场运动奠定了社会政策民主化的基调，构筑了一张由公共机构和合作社组成的密集社会网络，对“极端贫困消除计划”的开展至关重要。

首席部长维贾扬宣布喀拉拉邦消除极端贫困时，将“极端贫困消除计划”视作长期发展历程的延续。他强调为该计划铺平道路的若干举措，包括普及公共分配系统（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），为民众提供补贴食品和燃料；同时做出长期努力，消除无地可住、无家可归的情况（如开展“生活使命”（LIFE Mission）计划，为40万余户喀拉拉邦家庭提供住房）。除此之外，喀拉拉邦模式还有其他支柱，扩展到公共医疗保健、食品分配、教育援助、就业岗位、当然还有合作社等方面。这些举措共同改变了喀拉拉邦的社会生活，并强化其左翼运动的特质。



《来自喀拉拉邦合作社的工人们》，阿比纳夫·VK·萨蒂什（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）作于2025年。

我们与乌拉伦加尔劳工承包合作社研究中心的**研究**有助于了解各合作社在喀拉拉邦经济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。其中，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创建于1998年，在马拉雅拉姆语中意为“阖家兴旺”，旨在推动喀拉拉邦的脱贫使命，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妇女互助网络。合作社在创立之初便围绕着一个变革性的理念展开：如果女性能在家庭和社区中建立自信、拥有参与经济生活的能力，那么社会发展的重心就能从父权制机构转向劳动妇女的需求。通过集体农场、社区厨房、合作社技能发展计划以及其他形式的合资企业，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的妇女得以增加收入，并且同时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增加权力。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强调团结而非竞争、集体而非个人创业，这使其有别于以市场为中心的扶贫战略。最近，喀拉拉邦政府表示有必要承认无偿家务劳动的价值，并宣布了一项**妇女保障计划**，35至60岁之间、符合条件的妇女每月将获得1,000卢比。此类计划是试图转变喀拉拉邦父权制财产关系的一部分。

各合作社筑起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，支持喀拉拉邦的脱贫工作，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也是其中一环。总而言之，这些举措有力地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：“雇佣劳动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，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。”它们也反映了合作社不仅是穷人的安全网，而是民主规划、技术进步和社会尊严的马车。

这些合作社包括：

- **乌拉伦加尔劳工承包合作社**。1925年，该合作社在喀拉拉邦北部成立，最初是一个为面临种姓排斥的建筑工人设立的互助协会。如今，它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人合作社之一，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雇佣了数万名工人。它证明了工人自主管理的企业承建复杂公共工程的能力，同时为其工人及周边社区扩大社会保障和集体福利。
- **喀拉拉邦信用合作社网络**。四千多家信用合作社拥有数千万成员，主要服务于工人阶级和边缘化群体。信用社作为“人民的银行”触达私人金融不愿涉猎的领域，通过保护借款人免受高利贷剥削、巩固土地改革成果、动员本地储蓄（包括在2018年洪水和新冠疫情期间），为消除贫困提供了金融支柱。
- **喀拉拉邦迪内甚·比迪工人中央合作社协会（The Kerala Dinesh Beedi Workers' Central Cooperative Society）**。1969年，“比迪烟”（一种细长的手卷烟）民营厂主为逃避新劳动保护法而关闭工厂，该协会随即成立，迅速成为印度南部领先的比迪烟生产商，为其成员提供更高的工资、社会保障和丰富的文化生活。此后，协会为保住对社会有用的生产岗位，向烟草以外的领域进行多元化发展。
- **萨亚茶叶合作工厂（The Sahya Tea Cooperative Factory）**。2017年，在伊杜基山区，小规模茶农和农业工人利用含5万名成员的坦卡马尼服务合作银行（Thankamany Service Cooperative Bank）建立自己的工厂，摆脱“大茶区”（Big Tea）垄断企业的控制。该厂每天加工1.5万公斤茶叶，雇佣150多名工人，为大约3500名种植者争取更好的价格，诠释了小规模生产者如何向价值链上游移动、捍卫有尊严的生计。
- **乌代普尔劳工承包合作社（The Udayapuram Labour Contract Cooperative Society）**。卡萨拉戈德偏远地区的科多姆·贝鲁尔村（Kodom Belur）村民面临封建地主制、腐败官员和掠夺性承包商的压迫。1997年，他们组织了一个劳工合作社，其成员从仅两百余人发展到近三千名工人社员，包括许多阿迪瓦西人。如今，合作社以透明、公平的条件承接公共工程，并自行决定当地发展的优先事项。

总而言之，就像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一样，这些合作社展现了结合国家政策、社会改革和组织化的工人能成就怎样的事业。它们不仅仅缓解了市场的冲击，还围绕人的需求重组生产，在工作场所和乡村深化民主，在实践中鲜活地展现联合劳动这种共产主义可能的样貌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严酷环境下让“极端贫困消除计划”这样的项目成为可能。

喀拉拉邦的脱贫故事并非没有挑战。该邦仍处于印度联邦之内，因此易受新德里右翼政府政策变化的影响。与全球南方的许多地区一样，喀拉拉邦的青年面临着高失业率，常常不得不迁移到波斯湾地区及世界其他地方工作。喀拉拉邦试图建立**新质生产力**，让落后产业弯道超车，但这些努力因中央政府

从该邦征集的税收收入分配有限而受到制约。尽管如此，人们仍在持续努力克服这些限制，为喀拉拉邦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增长模式。



《迪内什服装厂的裁缝》，纳文·S.（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）作于2025年。

2021年2月，习近平主席宣布，中国近99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最后一批贫困人口全部摘帽。中国拥有14亿人口，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**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**的目标。喀拉拉邦比预期提前一年实现目标。越南是另一个接近这一成就的国家，计划在2030年前消除极端贫困。毫不意外的是，这三项成就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，其对人类解放的承诺驱使他们努力确保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。消除贫困本身并非终点，而是人类解放漫长征程中的一部分；它是一个鲜活的社会工程，而非一系列待勾选的清单。正如克瓦米·恩克鲁玛所言：“永远向前，决不后退”。

热忱的，

Vijay